

清风正气歌



跟老百姓融在一起

■刘奇山

八百里秦川,陕北长安县,神禾原下,渭河岸边,有个村落叫皇甫。

1952年春,古朴的皇甫村来了个“怪人”: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,搭配时髦的背带裤,雪白的衬衫系着领结,脚蹬牛皮鞋,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;他摘掉鸭舌帽,露出黑黑的文明大分头。

村里传开了,有人说这人来自首都北京,是个大作家;有人说他是县上的书记,是个大官。更奇怪的是,这个“怪人”在皇甫村半坡上一座废弃的寺院安了家。

他就是人民作家柳青。“要想写作,就先生活”,柳青是个作家,他常讲作家就像一根扁担,一头挑着生活,一头挑着艺术——一个作家永远不要丧失普通人的感觉,必须在生活中解剖麻雀。新中国成立后,柳青任《中国青年报》编委、副刊主编。为了创作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建设的文学作品,他带着“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,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”的创作追求,毅然告别大都市,来到大西北皇甫村。

初到皇甫,村民见了柳青,总是躲得远远的,冷眼观望。然而不到一个月,柳青就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村民视野里:对襟布衫、粗布裤子、手工布鞋,嘴里叼着旱烟袋,还剃成了光头——俨

然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。“一个干部,最要紧的是接近群众,和群众打成一片,群众才能对你心里话。你把手插在裤兜里,站在那,像个官僚的样子,群众就在心里和你划了道道。”从此,里里外外农民化了的柳青,奔波在皇甫村村里村外、田间地头、街巷民舍,和村里党员在一个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,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,像农民一样逛集市……

在创作过程中,为塑造以年轻党员王家斌为原型的《创业史》主人公梁生宝形象,柳青紧跟王家斌收集素材。王家斌走到乡上,他就跟到乡上;走到区上,他就跟到区上。王家斌到县里开会、学习,他就到县里反复问王家斌在会上说了啥、有啥动作、啥神态……柳青恨不得趴在地上,用头去深翻皇甫村这片土地。

柳青不但“百事问”,还是个“百事管”。在长安县的14年里,他住的寺庙是干部们的“会议室”,村干部遇到困难就聚在这里找柳青出主意,有时党支部会议也搬到这里开。这个寺庙还是群众的“问事处”,庄稼人遇上愁心事,总爱到这里蹲在一起和柳青掏心掏肺谈上一阵子,谈完,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;甚至遇上家庭纠纷,村民也爱来找柳青评公道。

来皇甫前,柳青是长安县的县委

副书记。有人问他在县里是管啥的,柳青风趣地回答:“凡是群众需要我管的事,我都管。”1960年,出版社寄来《创业史》第一部稿费16065元,柳青全都捐给了公社,用于为村里通电、办农械厂、修桥。

柳青讲话风趣,爱举例子。凡他召集村民商讨问题,吃过晚饭不用催,不一会儿,男人嚼着烟袋锅,女人拿着正纳的鞋底就都来了。地上蹲的、炕上坐的,汗水和旱烟味弥漫整个空间。只要柳青一开口,就会笑声不断,有的人听入了神,烟袋锅灭了又点、点了又灭;有的人笑得不小心把纳鞋的针扎偏,刺到了自己的大拇指。

柳青彻底跟老百姓融在一起,打成一片。皇甫村的村民常说:“柳书记看人看到骨头里了,他分析我的思想——啥心病、啥毛病、啥想法,说得比算卦的还灵验。”在老百姓看来,同样一席话,柳青一说,就显得特别有根有梢、入情入理,不由得你不服气。他还编写了《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》,语言生动、通俗易懂,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。

父老心中根千尺,春风到处说柳青。虽然柳青所处的时代已与我们相隔渐远,但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作风永不过时。

(配图设计:周永昊)

“把幸福的种子撒在高原”

■邵博康 潘云松

等极端环境,筑路大军战天斗地,从未退缩。

在海拔超5000米的雀儿山,开凿石方的重任全靠战士们手持钢钎一锤一锤地打眼,然后装药、爆破。为了将悬崖上的设计线化作坚实公路,张福林和战友们每天都要进行惊心动魄的“悬空作业”——腰系粗绳,一端牢牢固定在峰顶岩石上,双腿反复蹬踏崖壁,让身体在深渊上方来回摆荡;每当荡到设计线位置,便立即挥动铁锤钢钎,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出一个个炮眼。

当其他战士收工休息时,张福林总是多留一会儿,仔细装填炸药,谨慎点燃引线,直到确认所有炮眼都成功爆破后,才踏着积雪返回驻地。夜晚,当战友们都已入梦乡,他仍就着微弱灯光,一丝不苟地检修全班的施工工具。

为了完成任务,张福林如饥似渴地钻研爆破技术,向工程人员虚心求教,到工兵部队取经学习,在施工现场反复实践。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摸索,他创造性地提出“放大炮法”装药技术,仅用40公斤炸药就成功爆破470立方米的坚硬岩层。这项突破不仅大幅节约了炸药用量,更使工程进度提速3倍多,很快在全线筑路部队推广。

1951年12月10日中午,战士们放下钢钎准备开饭。张福林却蹲在爆破点前,眉头紧锁。他发现几个关键炮眼的装药过于松散,不仅影响爆破效果,更可能危及后续施工。他顾不上吃饭,抄起工具,跪在冰冷的岩面上开始逐个修正炮位。钢钎与岩石的碰撞声,在寂静的山谷中格外清脆。

突然,一阵碎石滚落的声音从头顶传来。他来不及躲避,便被从山崖上方突然坠落的巨大花岗石砸中腿和腰部。

当战友们合力搬开那块染血的巨石,张福林已经陷入昏迷。几分钟后,他艰难地睁开双眼,用尽最后力气抓住指

导员的手,说他衣服口袋里还有钱,请指导员代他交最后一次党费……

张福林牺牲后,战友们含泪整理他的遗物,只有几枚战功奖章和一本写满爆破心得的日记本,以及5包用油纸仔细包裹的菜籽。

“这是咱们班长用自己的津贴在四川买的菜籽。他一直念叨西藏荒地多、青菜少,说咱们到了西藏后,一定要好好进行生产建设。”同班战士哽咽着捧起菜籽,纸包上还留着张福林工整的字迹。

泛黄的日记本里,密密麻麻记录着爆破参数、施工心得……

“我要把幸福的种子撒在高原,让它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”

“忘掉自己,为人民!由步兵改炮兵,由炮兵变工兵,这是党的需要,要听党的话!”

“我是一个穷孩子,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一切交给党,永远跟党走,学好技术,干好工作,不怕困难。”

这不仅仅是一本工作日记,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用生命书写的信仰答卷。



长征

第6466期

★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那年端午节前夕,驻地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,机场跑道一侧的河流一改往日温顺,开始狂躁不安。在端午节前一天晚上,我所在场务连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音。按照上级指示,我们场站抽调人员赶往该河几处被洪水破坏的地段,采取措施防止溃堤。

根据任务分工,场务连负责的区域位于一个村庄前方的堤坝。我们赶到时,肆虐的洪水正不断冲蚀堤坝。堤坝后面,是灯光点点的村庄。一个村干部模样的汉子神情焦灼,一边比画一边跟连长、指导员说着什么。随后,在车灯照明下,连长带着我们从一片速生杨树林里挑选中的伐倒,用粗大铁丝捆住杨树两头,几人一组将其扔入河中。

不知不觉天已大亮,恶浪不断拍打着岸堤。好在杨树织成的阻拦网挡住了浪头。

堤坝保住了,雨也小了很多。巡堤时,我才看清昨晚那个村干部模样的汉子面容。他大约30来岁,国字脸,高鼻梁,胡子拉碴,头发有些自然卷。听指导员介绍,他叫宝音格勒,是蒙古族,当过兵,退役回来后在村里担任民兵连长。

宝音格勒见到我们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,叫我们“战友”。这样的称呼拉近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,我们叫他“宝连长”。和宝连长熟悉起来后,我们得知堤坝后面是一个多民族杂居村庄,宝连长家里种着10多亩地,有一个两岁的男孩。

晌午,风停雨住,乡亲们之宝连长的带领下,用柳条筐装着煮熟的鸡蛋、粽子,送到了大堤上。宝连长还采了几把艾叶,挂在连队临时搭建的帐篷门口。那粽子是用新摘的苇叶包的,翠绿的苇叶裹着糯米,细细的灯芯草

那年端午

■曹志宏

将粽子捆得结实结实,朴实、饱满中透着扑鼻的清香。此时,风雨过后的农庄安然恬静——袅袅炊烟从农舍屋顶飘出,在玉米和大豆交织而成的青纱帐中飘荡,几头黑白花奶牛在牛圈里悠然吃草。

下午,我们接到上级命令,河流上游又降暴雨,傍晚有洪峰通过。我们连的任务是加固充当阻拦网的杨树,确保堤坝牢固、村民安全。

在宝连长的帮助下,我们对杨树网进行了加固,又查出几处管涌。宝连长还从自家拿了几床旧棉絮,大家齐心协力用它们堵住了堤坝的渗水处。

大约晚上9点钟,洪峰来临。洪峰仿佛被拦路的杨树网彻底激怒,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堤坝。绑在杨树根部的铁丝不断发出咯吱声,杨树的树梢、

槐花粽子

■韩光

那天,刘老兵扛着根竹竿出了门,快到晌午才回来。只见他军装湿了大半,裤管上也沾满泥土草屑,怀里却小心翼翼地抱着个布包。我问他做什么去了,他只是神秘地笑笑,没有回答。

端午那天,天还没亮透,我就被刘老兵叫醒了。他将手里的旧剪刀递给我:“山后有片艾蒿,你去采些来。”山间的晨露还未散去,艾草长得正旺。我专挑那些叶背泛着银白色的,不多时就采了一大把。艾蒿的气味冲鼻,却让人神清气爽。记得在家时,母亲总说艾草能驱邪避灾,非要用艾叶水洗了脸才准吃粽子。

回到哨所,铁皮烟囷里正冒着炊烟。刘老兵蹲在灶前添火,见我回来,用火钳敲了敲锅盖:“洗把脸,吃粽子。”我愣住了,掀开锅盖,只见10来个青黄色的粽子挤在蒸屉上,热气裹挟着清香扑面而来。刘老兵挑了个最饱满的粽子放进我碗里:“小心烫。”剥开粽叶,里面的糯米竟透着淡淡的鹅黄色,

咬一口,清甜中带着槐花香——原来馅料是用新鲜槐花拌了白糖做的。“前天我看那槐花开得正好”,刘老兵也剥开一个粽子,边吹着热气边说:“这是我在老班长那儿学的手艺。”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,正要夸赞,刘老兵却摆摆手说:“你才当几天兵,往后年头多了,会的手艺指定比我还多。”他顿了顿又说:“当兵条件艰苦,咱当兵的人,要有苦中作乐的精神。”

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后来,我感受到在艰苦环境中创造生活的乐趣。边防巡逻,我们在休息时采摘野果;训练间隙,我们就地取材,做些小玩意儿解闷……

每当看见槐花盛开,我总会想起那个遥远的端午节,想起刘老兵蹲在灶台前的身影,想起那散发着槐花清香的粽子。那些平凡的瞬间,经过岁月的沉淀,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(插图:王良计)

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山里的槐花又开了。嗅着槐花香,我的思绪不由飘回了30多年前的那个端午。

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夏天,当时我驻守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弹药库。哨所孤悬山腰,四下无人,只有我和刘老兵两人日夜轮值。刘老兵是山东人,话不多。

那天吃罢早饭,刘老兵忽然说,明天就是端午节了。他这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家在辽宁西部的一个小山村,每逢端午,母亲就忙碌起来。泡糯米、炒花生、备苇叶……她包的粽子总是棱角分明,蒸熟后满屋飘香。想到这里,我不由得有些失落——在这深山哨所,并没有材料可以做成粽子馅,可能吃不成粽子了。

★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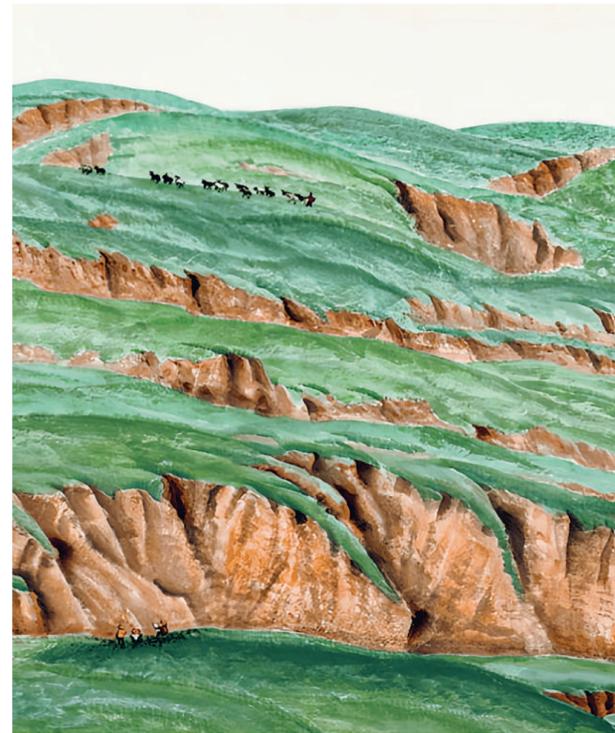
青春的林

■张玉铎

我梦到万千碧绿的影
梦到一片青春的林
伴着号声
我们步入钢铁熔炉
铁水注入骨节,灌进臂膀
军人的模样
开始渐渐长成

那战火燎熏的伤口
那愈合的伤疤
是我们的军功章
用黄土止血,沙石裹伤
漫天的鸽哨
响彻在中国军人的梦里

冲锋的号声响起
已经成型的钢筋铁骨
在青春的林中
拔节、成长



又见新绿(中国画,局部)

马卫民作

★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走进张福林烈士陵园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排参天的松柏。墨绿的针叶在夏风中沙沙作响,似在低声诉说着过往。石阶尽头,汉白玉纪念碑巍然矗立,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闪耀,碑座四周的浮雕定格着难忘的岁月。

1951年12月10日,寒风刺骨。在冰雪覆盖的雀儿山上,班长张福林在工地修正炮位时,一块巨型花岗岩从崖顶轰然坠落……年仅26岁的张福林不幸牺牲。

张福林,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的一个贫苦农家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中共豫中地委在当地发动群众,开展游击斗争。其父张新正加入中共地下交通网络,负责八路军豫中支队与地方游击队的秘密联络;其母薛桂芳担任扶沟县城关北街妇联主任,组织妇女支援前线。张福林也加入了儿童团,手持红缨枪承担传递情报、运送物资、张贴抗战标语等工作,成为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小交通员。

张福林家因长期承担革命工作,逐渐成为扶沟县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。1947年3月,地下党组织在其家中召开会议,薛桂芳在门口放哨,不幸被一个伪装成商販的国民党密探识破。为掩护同志们转移,薛桂芳不幸被捕。她经受严刑拷打,始终保守组织秘密,英勇就义,时年35岁。

自幼历经磨难的张福林继承母亲遗志,于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51年,张福林与战友们怀揣“将公路修到拉萨去”的梦想,奔赴青藏高原。面对极寒、缺氧、积雪及冻土层广布